

七宝中学新疆部原总务主任张俊华画出圆满人生句号——

“新疆爸爸”熟悉上千孩子口味

刚刚结束暑假回到上海七宝中学的200多名新疆班高中生,与往年一样,感受到学校温馨和贴心的准备工作,却再也见不到被大家称为“新疆爸爸”的张俊华老师的身影。虽然张老师离开大家8个多月了,但许多同学依旧会记得每逢新疆班返校日,他那兴奋和忙碌的身影。

► 清真菜半月不重复

“2000年,国家在10个城市的12所学校里建立了新疆内地高中班,七宝中学便是其中的一所学校。我们从外区引进了张俊华老师,担任新疆部的总务主任,一干就是十多年。”仇忠海校长说,今年七宝中学的新疆班已招到了第13届,累计学生总数超过了千人,特殊的后勤保障工作,是新疆班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。

食堂筹建阶段,张俊华利用各种途径了解新疆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,还从上海最有名的清真饭店聘来了10位大厨。炎炎夏日,他亲自带着厨师遍访上海的清真馆,逐一品尝、请教,为食堂的顺利开业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学生就餐时,张俊华总会出现在学生们中间,在餐桌上听取意见。如今,新疆部食堂已开发出百余个品种的菜肴,光早点就有几十种,能做到半月内菜品不重复。

► 学生习性了如指掌

新疆孩子在上海要从高中预科一直读到高三毕业,四年间只有每年



张俊华在站台迎接新疆学生

资料照片

的暑假才回家。所以,学校就是他们在上海的家,老师就是他们的家长。而对张俊华来说,几乎每个孩子的生活习惯,他都了如指掌,就像他常说的那句话:“他们都是我的孩子。”

张俊华的妻子惠妹娣也在七宝中学任教。惠老师回忆说,张俊华在七宝中学的11年里,每天都不知疲倦地忙碌着。早上6时到校,晚上6时后离开,双休日和节假日也几乎不休息。新疆孩子到上海读书,常常会因水土不服而生病。2008年除夕,张俊华像往常一样早上天蒙蒙亮就去了学校,夜幕降临,全家人都在等他回来吃年夜饭,直到夜里10时多,他才拖着一身疲倦走进家门。原来,有三个孩子生病,分别住在三家相隔很远的医院,张俊华就给他们一一送去

了年夜饭,等他们吃好了才离开。

► 拖到暑假才肯住院

去年3月,51岁的张俊华被查出肺癌晚期,但他却拒绝住院。医生急了:“你有什么天大的工作都必须放下,要知道这是绝症!”但他却说:“我是老师,我的学生离不开我,我得等他们放暑假后才能来住院。”后来,张老师依然每天出现在学校,半天上班半天悄悄去放疗化疗。终于拖到了去年暑假,张俊华才住院。即便躺在病床上,他还放不下工作。说话都连说带喘了,还念叨着高一(2)班体质很弱的那个学生身体最近怎么样了;自己已难以咽下任何食物了,他还在电话里询问学生的病号饭做了吗。

去年8月28日新疆班学生返

校日,他早早起来,强撑着病体,穿戴整齐要去火车站接学生。妻子流着泪对他说:“老张啊,孩子还没结婚,我们母子俩还要靠你啊。你这样不顾身体,真有个三长两短,我们娘俩以后怎么办啊?”听了此话,张俊华的眼睛湿润了。他对妻子说:“学生年年返校离校我都要接送,他们习惯了,我也习惯了。你就让我把这批学生接回来吧,如果真有什么事,我也想画个圆满的句号!”

►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

那天以后,张俊华没能再出现在学校。他开始大量咳血,化疗使他的头发大把地掉落。虽然人卧病榻,但他向学校再三要求,让人每周送来工作文件,他认真签阅。

2011年12月17日,是他去世的前一天。工作文件按期送来后,他让妻子扶他坐起来,这时的他,连握笔都非常困难,妻子哭着劝他:“不要再签了!”他不听,还是认真地看文件,看完以后,哆嗦着拿起笔签字,他写一笔要歇一会,终于签完最后一个字,他手一松,整个人就瘫下去。

12月18日清晨,张俊华永远闭上了双眼……追悼会上,新疆学生代表悲痛地喊出了同学们的心声:“张老师,当我们重返学校,是您父亲般的慈爱笑容在迎接我们,让人感到无比温暖;当我们坐在食堂吃得亦乐乎时,是因为您陪伴着我们的一日三餐……张老师,我们想您啊!您回来吧!” 本报记者 姚阿民 王蔚

本报讯 (记者 孙云)第五届上海仲裁委员会授聘仪式昨天举行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韩正向13位经济、法律专家颁发聘书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相关规定,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95年9月18日组建成立上海仲裁委员会,并先后成立金融、知识产权和国际航运仲裁院,为上海“四个中心”建设提供专业化仲裁服务。上海仲裁委员会迄今已对近1.3万件各类民商事争议进行仲裁,涉及争议总标的额312亿元人民币,取得较好社会效果,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仲裁机构。

此次受聘的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分别是徐强、方雄、卢方、刘剑、王新奎、乔文骏、吕红兵、刘晓红、季卫东、张宁、张页、张俊才、蔡敏勇,均为法学研究、法律服务、金融、经贸、产权和航运交易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。

韩正向新一届十三名市仲裁委专家颁聘书

为「四个中心」建设提供专业化服务

口述实录·十年
迎接党的十八大

口述人:程启明,72岁,闸北区彭浦镇居民,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退休前供职于镇文化站,是我国第一代农民摄影家。

我出生在上海市郊农村,因家庭贫穷,刚念完初中就进了工厂,1962年,国家经济困难,我回乡支农。当时的彭浦公社领导见我既能唱、能写能书,就让我进了文化站,这一呆就是几十年,直到退休。说句心里话,我酷爱文艺。几十年来,我已记不清刻了多少蜡纸,展出了多少宣传版面,编出了多少文艺节目,也记不清演了多少戏。但我的脑子里,却经常出现我拍摄的那些反映家乡一草一木的照片,记得那一处处美丽生动的画面。

“我热爱家乡,我用我的镜头记录她赞美她……”这是我的一句自勉词。从1960年开始,我就走上了业余摄影之路,从没间断过。过去的10多年,我虽然退休,手中的照相机并没有闲着,镇里各地到处跑,到处拍。这其中,有三组新老“对比照”,最能反映我“乡下”变“城市”的农村城市化进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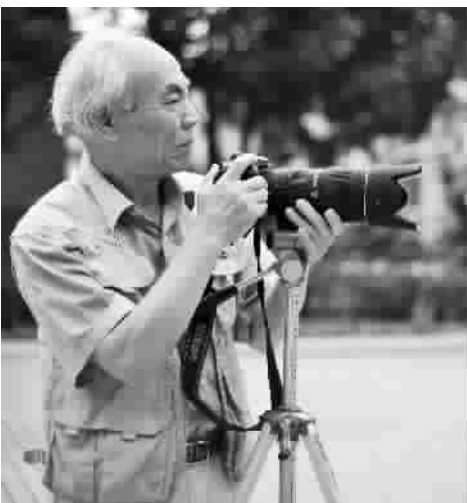
旧照画面:农民自建房,没有煤卫,用的是马桶

新照情景:现代农民新居,气派、实用,生活方便

这两张照片前后相隔了10多年,旧照片上的房子,是上世纪70年代农民在自家的农田里造的,周边既没有宽敞的道路,也没有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。一下雨,周边积水涨高时,会没过膝盖。农民还在房前屋后养鸡养鸭,环境都被弄脏了。屋里的条件也很差,没有煤卫设施,做饭用煤球炉,半当中熄火是常有

十多年间,闸北彭浦镇农民摄影家程启明拍摄几千张照片,最感自豪难忘的是一组组家乡新老“对比照”——

光与影图解“乡下”变“城市”



程启明用镜头记录许多美好的变化

的事;上厕所,只能用自家的马桶,每天要倒要洗。

我们一家三代8口人当时就住在这种自建房内,三个家庭每个各配了一个马桶。马桶虽多,用起来还是不方便。给你说个笑话,有亲朋好友到我家来做客,一般都不敢多喝啤酒或饮料,怕喝多了上厕所麻烦,毕竟是别人家的马桶,用起来感觉怪怪的。

不过,这些年来,农民自建房陆续都被拆掉了。闸北区委、区政府和镇党委、镇政府拨款,或自筹资金,为农民们建造了大量的现代化农民新居小区。到2007年,全镇所有农民都住上了新房子。这张新照片上的高层楼小区房,就是在旧照片里的农民自建房原址上建造的,

里面煤卫设施一应俱全,小区里有河道有景观有绿化,环境美得像公园。我们家现在住在另一个小区的几套大房子里,总面积达460多平方米。再过一个半月,我的孙子就要生孩子了,到那时,我将升格做“太公”,我们这个大家庭将增加到10口人,并且四代同堂,想想真是开心啊!

旧照画面:平房文化站地方小,设施简陋

新照情景:文化中心成居民最爱去的地方

你可能不会想到,这张旧照片上的平房,当年是镇文化站,既是图书室,也是舞蹈房,还是活动室,总共只有约100个平方米,要想同时开展活动,只能用书柜等将房子分

同题问答

Q:10年来这个城市、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请您谈一下发生在您身上的一个具体变化,您怎样评价这种变化?

A:我一直习惯使用传统相机和胶卷拍照。但这些年来,数码技术发展太快了,“逼”得我也用上了数码相机。我觉得,农民富裕了,我也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,让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Q:您在为过去10年工作的成绩、事业的发展欣慰的同时,还有怎样的一点遗憾呢?

A: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,现在外出拍摄、创作摄影作品,感觉有点力不从心。想拍出更加好的照片来,难度更大了。

Q:新的10年即将开启,能否谈一下您或您的家人的一个心愿?

A:希望能在市级层面举办一个个人摄影展,并出版一本个人摄影画册。

隔成一个个小间,但最多也只能容得下约30个人。更多的时候,我们只好借场地活动。

直到2010年,文化站才“寿终正寝”。这一年,取代文化站的镇社区文化中心建成使用。这个6层楼的建筑,面积近一万平方米,比文化站的面积大了100倍。设有图书馆(上海市特级)、网吧、影视厅、多功能厅、舞蹈房、钢琴房、乒乓房、健身房、音乐教室、书画教室、摄影工作室、展览厅等,针对地区居民的需求,举办书画班、摄影班、舞蹈班、跆拳道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培训班。现在,文化中心已经成为社区居民最爱的文化休闲娱乐场所。

旧照画面:财力不够小打小闹

新照情景:鸟枪换炮升级换代

这两张新旧照片,和我个人有直接关系。先看旧的这张,画面里的多台照相机,都是我许多年前用过的。我记得很清楚,上个世纪每个年代,我都要买一台照相机:60年代,买的是上海牌202型,售价120元;70年代,是海鸥4A型,198元;80年代,佳能AE-1型,3200元;90年代,尼康EL型,4500元。一起加起来也不到8000元。农民收入不高,买这些照相机,花去了我一半的工资。当年买上海牌202型,我每个月攒10元钱,整整攒了一年,才把照相机带回家里。

进入新世纪20年代,我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,收入不断增多,我也有钱可以买更先进的照相机。我的孙子为我拍的这张新照片上,我正在拍摄的照相机,一台就花去了2万5千元,怎么样,鸟枪换炮了吧。

我粗略算了一下,退休10多年来,我在照相机和器材等升级换代上的钱,足有8万多元,超过了以前4个年代花费的10倍。

我住的是上海市第一批被国务院授予“亿元乡镇”称号的乡镇之一,这些年来的发展速度特别快,连续三年经济增速超20%,2009至2011年两年实现财政收入翻倍。今年上半年,镇实现了开门红、季度红、半年红,1-6月完成总产值200多亿元,区级税收2.5亿元。全镇百姓都相信,明天的生活会更美好,我的镜头里,还会有更多美好的变化。

本报记者 江跃中 采访整理